

虎嘯龙吟

上

朱贞木著

虎
啸
龙
吟

〔上〕

责任编辑：杨俊明

封面设计：陈安国

虎啸龙吟

朱贞木 著

巴蜀书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(上册)七二三四工厂印刷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(下册)巴蜀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9.25 插页2 字数600千

1988年12月第一版

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-100,000册

ISBN 7-80523-225-3/1·91

(上、下册) 定价：5.78元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剑气腾霄 山农话旧 (1)
 慧星扫野 学士思亲
- 第 二 回 游戏出风尘 樞棧戴珠何妨厮养
 恢奇共樽酒 筠帘梧院小驻豪踪 (10)
- 第 三 回 古刹惊泥丸 非鬼非魔尸居余气
 深山搜蛟卵 疑真疑假别有会心 (23)
- 第 四 回 何地无才 一笑锡佳名便成羽翼
 且喜有胆 三更驱怪物小试陶熔 (34)
- 第 五 回 风雨聚萍踪 矮屋寒灯困客影
 烟霞留芳躅 灵猿毒蟒窟蛮乡 (46)
- 第 六 回 卓锡驻云窝 匣剑化龙丹炉护兽
 结庐在仙境 珠泉喷雪松壑听涛 (57)
- 第 七 回 龙蛇产大泽 风波壮阔权作扶余
 螭雀逐高枝 鬼域迷藏须问弥勒 (67)
- 第 八 回 兰若降仙姝 魂销莲瓣
 荒岩遇铁汉 掌擎松林 (77)
- 第 九 回 千里漂流 灾黎抛难妇
 三年乳哺 痴虎育孤儿 (90)
- 第 十 回 痴虎儿泣血呼天 小人 有母
 金毛吼搜林捣穴 大侠 诛凶 (99)
- 第 十 一 回 穴隙钻墙 半夜芳踪 漏秘语
 银钩铁划 三生石上 最销魂 (110)
- 第 十 二 回 血染赤城霞 惊看匹练舞虹万弩攒月
 神驰金屋梦 偏喜玄机注牒青鸟传笺 (123)
- 第 十 三 回 人迹板桥霜 莲瓣双双似曾相识
 香迷金谷酒 芳心扣扣未免有情 (137)

- 第十四回 桃李具冰霜 凤舞鸾翔且看她小试身手... (151)
 干戈寓谈笑 龙潭虎穴谁斫此大好头颅
- 第十五回 渡水登萍 白发翁豪谈惊座... (166)
 迎宾飞箸 红娘子妙语解颐
- 第十六回 击楫歌清流 荻岸蓼洲一带江山如画... (180)
 当筵劫往事 痴儿慈父此中血泪难分
- 第十七回 一夕起波澜 飘忽江帆难逃巨眼... (201)
 一片言传噩耗 郎当破袖惊碎芳心
- 第十八回 看剑引杯长 借箸运筹有奇正... (211)
 伏兵乘月黑 弯弓盘马擒贼擒王
- 第十九回 如火如荼 甘疯子乘醉却敌... (226)
 十荡十决 黄九龙先声夺人
- 第二十回 弃甲曳兵胆 柳摩霄丧师忍辱... (243)
 卧薪尝胆 东杰切齿复仇
- 第二十一回 忍耻渡江 洞庭君子羞见父老... (258)
 悬头作偈 红娘血战金陵
- 第二十二回 怪杰李生 祝双哑武功绝世... (274)
 驰驱千里 尤一鸮巧计惊人
- 第二十三回 虎穴龙潭 老英雄侥幸脱难... (287)
 慧心度语 俏佳人永结同心

第一回 剑气腾霄 山农话旧 彗星扫野 学士思亲

古人说，北方风气刚劲，所以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。这话诚然不错；但是山川钟毓，何地无才？也不能一概而论。就举在下的故乡，号称人物文秀的浙江来说，从古到今，所谓武健豪侠一流的人物，着实出了不少。

时代久远，见于记载的，且不必浪费笔墨人云亦云。我说的是清代咸丰年间的时候，正值太平天国纵横之际，战争连年，人物蔚起，也不知造就了多少俊杰，也不知埋没了几许英雄。恰恰这时节，浙江绍兴府诸暨县，出了一个包立身，居然就凭一个乡僻农夫，把太平天国一支精锐军队，杀得七零八落，因此震动一时。甚至深居九重的咸丰皇帝，也肃然起敬，颁赐了一件不痛不痒的黄马褂，你道奇不奇？

这一桩故事，已经散见于各家笔记，可是记载得未见十分确实，现在姑且不提。单说包立身震动一时的时候，距诸暨大约百余里路，有一个山阴县属的小小村落，叫做剑灶，却也出了一个肝胆磊落的草莽英雄。原来这剑灶村，四面峰峦环抱，景物清幽，也是山阴道上名胜的一小部分。古老相传，当年吴越争霸时代的越国，即在此地铸成干将、莫邪两把千古闻名的宝剑。到现在村南的金鸡山，村北的玉虬山，上面尚有两剑淬火的遗址，所以这个地方，叫做剑灶。那金鸡、玉虬两座山，遥遥对峙，中间相距约有十五里远。后人又把玉虬山那一面的村落，叫做上灶，金鸡山这一面的村落，叫做下灶。下灶近水，直达县城；上灶重山叠岭，可以通到平水、诸暨等处。

在洪杨以前，下灶村内也有百余户人家，大半是农夫樵子，也有几个打猎为生，倒是风俗淳朴，别有桃源，但是这几百户土墙茅舍中，偏有一个姓吴的书香世第缙绅人家。这家房子，门墙高峻，背山面水，正在村口。凡从山阴城内到下灶去的，不论水道、旱道，都要经过这吴家门

口，地形上宛然是全村锁钥。并因为是村中独一无二的一个巨宅，又是缙绅门第，所以村中一举一动，也唯这吴家马首是瞻。作者与这吴家谊属姻戚，曾经看过他们的家谱，知道自明末避乱于此，历世科甲连绵，文风不绝。

嘉道年间，有一位吴桢，字干侯，从两榜出身，历任云南繁剧各州县。那时云南各府，苗匪猖獗异常，偏又到处高山密菁，民情凶悍，差不多林深山险的地方，都有啸聚的剧盗；且地属边疆，奇风异俗，号称难治。亏得这位吴干侯虽然是一个七品县官，才具着实开展；他所到的地方，抚缉得宜，颇有政声，上方也十分器重。不到几年，就保升临安府知府，这时他正四十九岁。膝下一男一女，男名壮猷，字蕴之，年十七，已青一衿；女名娟娟，少兄二岁，待字闺中。因为云南遥遥万里，不便挈眷，就命兄妹二人仍在家中侍奉母亲，专心攻读；任上只带了一名收房婢女，同几个贴身亲随。

升任临安府这一年的秋天，恰值浙江乡试，接到壮猷平安家报，知道壮猷中了举人，而且高中在十名以前。信内还说来年初夏，是他老人家的五十大寿，母亲的意思，定要挈带兄妹，到云南来奉觞祝寿；定于来年正月底动身，到云南省的时候，请他派人去接。干侯接到这封家信，颇为高兴，想到自己的官运尚算一帆风顺，儿子未到弱冠，已经一举成名，将来成就或在自己之上。正在捋须微笑，神驰家乡的当时，忽然觉得冰凉挺硬的一件东西，在嘴唇上碰了一碰。回头一看，原来他这位丫头收房的姨太太，早已经移动莲步，在身旁伺候。

她看见老爷手里拿着一封信，望空出神，以为又是一件紧要公事，所以如此费神的思索；顺手就拿起了桌上的水烟袋，装好烟，点好媒头纸，把长长的烟嘴，向老爷的嘴上一送，助助他的精神。果然，干侯体会到这位姨太太的意思，就随意呼呼的吸了几口，笑着向她说：“这是家里来的信，壮儿中了第八名举人，也算亏他的了。”姨太太道：“哟，原来少爷高中了，这是天大的喜事，应该向老爷叩喜才是。”说罢，连忙把水烟袋轻轻一放，先恭恭敬敬的向干侯福了一福，就要叩下头去。

干侯一摆手，说道：“且慢，这是祖宗的庇荫，少时，中堂预备香烛，待我叩谢祖先后再说，但是将来你要多伺候一个人了。”

姨太太听了这句话，宛似丈二和尚，摸不着头脑，楞楞的说道：

“好好的叫我伺候谁呢？”

干侯知道她误会到别的地方去，暗暗的好笑，就举着桌上的信，对她说道，“信上说，明年太太率领着孩子们，要到这儿来替我做寿，太太到了此地，你不是又要多侍候一个人了？”

姨太太喜形于色的说道：“哟，原来如此，这太好了！本来这上房内，每逢老爷到外边去的时候，除了几个老妈子，只剩我冷清清孤鬼似的一个人。有时候逢到文武官员喜庆应酬，我年纪轻，也摸不着头路，有了太太作主，万事都有脊骨柱儿，多么好呀！少爷、小姐一家子都聚在一块儿，又多热闹呢！”

干侯听她天真烂漫的说了一大串，一面暗暗点头。知道他这位姨太太貌虽中姿，心地倒还光明纯洁，绝不是斗妆争艳，捻酸吃醋的那流人物，于是慢慢的对她说道：“我本来对于许多家眷，盘踞衙门之内，是不大赞成的，因为家眷一多，难免引朋招戚，无意中就许招摇惹事。何况家乡到此，万里迢迢，可是现在情形不同。最要紧的，是壮儿青年中举，难免不意气飞扬，目无难事，不如在我身边，可以随时督饬，不致荒废学业。明年出来，万里长途也可增长些许见识，所以这回太太率领儿女出来，我倒是很赞成的。”

这位实胚胚的姨太太，听了老爷的一番大道理，也是似解非解，只有唯唯称是。干侯就顺手抽毫拂笺，写了一封回复家中的信，信内无非应许他们出来，叮嘱沿途小心的一番话。这位姨太太站在旁边，又送了几口水烟，斟了一杯香茗，就闲得无事可做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摆动她的百褶湘裙，行如流水的出了屋子。

半晌，干侯刚刚将信皮写好，听得堂屋外边许多脚步声响。一个老妈子进来说，请老爷到姨太太房里更衣，堂前香灯已经预备好了，还有内宅几个听差的爷们，都预备着站班叩喜呢。这个消息立刻震动全衙，自上钱刑两幕，下至三班六房，都按班进来道喜。后来同城的文武官僚也都知道了，纷纷道贺，自有一番应酬热闹，这且搁下不提。

且说干侯的故乡下灶村内，有一天，吴宅门口挂灯结采，热闹非凡，门口河埠停了几只五道篷三支橹全身彩油的座船，同几只脚划小船（绍兴船大半画着五彩花卉人物，另有一种脚划船，手足并用，快如奔马）。门内老少男女，进进出出，络绎不绝。

原来干候的儿子壮猷中了举人，拜了座师，吃了鹿鸣宴以后，从省城回到家中，一时远近亲友都来道贺。壮猷的母亲陈氏系出名门，原是个贤母；见了儿子中举回来，虽然梦里都笑得合不拢嘴，可是当着儿子的面，也着实勉励一番；而且希望他格外上进，抡元及第，与干候的意思，可算得异床同梦。

话虽如此，还是择了这一天黄道吉日，安排筵席，祭祖敬神，顺便邀集远近亲友，同几个村中上年的父老，开阁飞觞，为儿子举行开贺的盛典。门口河埠停的几只大小船只，就是众亲友乘坐来的。还有本村的人们都知道吴府少爷中了举人，今天开贺，无不扶老携幼，到吴家门口，东一张西一望的，来趋热闹；有几个年轻力壮的，早已自告奋勇，进门来充个临时当差，既可油油嘴，事后还可得个喜贺封。

这时厅上厅下都已坐席，壮猷必恭必敬的挨席依次斟了一巡酒，道了谢，然后回到几位长辈的席上，坐在主位陪着。其余的席上，就请族中几个平辈陪坐。至于内房女眷们的席上，自然是陈氏同她的女儿娟娟分头应酬。好在这位娟娟小姐，虽然小小年纪，可是姿容端丽，应对从容，来的一般女眷们，没有不喜欢她的。最奇怪的是这位小姐，虽然生长深闺，不及乃兄饱学，但是智慧天生，料事明决，宛如老吏断狱，有时壮猷还得甘拜下风，所以一般亲友女眷们，都戏称她女诸葛。你看她在这钗光鬓影之中，莲舌微舒，莺声嚶嚶，而且巧语解颐，周旋中节，惹得各席女眷们又怜又爱，满室生春。

在这上下喜气洋洋内外觥筹交错的当口，就只忙乱了一个人。这个人，清早起来水米不沾，就奔上奔下，布置一切；等到客人到齐，他又指挥一般临时当差，各处张罗。这时内外开席，格外足不停趾的忙得不亦乐乎，百忙里还要顾到大门口闲杂人等混进来，来一个顺手牵羊。这个人就是吴家的一个得力长工，他姓高，人人都叫他高司务，年纪也不过二十有余，三十不足。因为他慧直异常，做事得力，吴家上下没有一个不赞赏的；尤其是壮猷兄妹二人，时常说他生有异禀，绝非久于贫贱之人，所以壮猷格外顾恤他，当他一家人看待。原来这个高司务，到吴家作长工的来历，与众不同，趁这时吴家内外欢宴的当时，不妨表明一番。

这个高司务原是本村的人，因为他母亲早已亡逝，从小就跟他父亲

打猎为生。后来父亲故去，家中只剩他一个人，这时候，他已近二十。生得容貌魁梧，膂力过人，就携着父亲遗下的打猎家伙，每天清早独自出去，到周围百里内的山林中，猎点獾鹿雉兔之类，向各处兜卖度日。本村吴家也是他的老主顾，有时候还弄个活跳跳的松鼠、咯咯叫的草虫，送与吴家少爷、小姐玩玩，所以壮猷兄妹从小就认识他。

有一天，村中的人们看他早晨拿了猎枪出去，从此就不见他回来，都以为他遇到毒蛇猛兽，遭了不测。派人四下山里去找他，也不见一点踪迹，只好代他把他的一间破房子关锁起来，好在屋内别无长物，无须特别照顾。可是他这一去不返，弄得满村疑神疑鬼，议论纷纷，连壮猷兄妹两个小心眼儿，也怯懦了几天。后来日子一久，也把他淡忘了。

到了七八年后，正值壮猷入泮那一年冬天，连日大雪纷飞，满山遍野的雪，积得一尺多高，官路上静荡荡的绝无人迹。忽然有一天，关锁了七八年的破屋子的隔壁，有个邻居老头儿，一早起来，打扫门前雪路，一眼看见破屋门口，倚了一支茶碗口粗细、划大船用的毛竹撑，有一丈多长。

这个老头儿看到这支撑船竹竿，心想左右邻居用的都是划桨小船，这是谁搁在这儿的呢？正犯怙悒，猛然间，呀的一声，破屋的门开了开来，把这老头儿吓了一大跳。再一细看，从又矮又烂的破门里，躬着身钻出一个又高又大的汉子来。头顶盘着一条漆黑大髻，身上穿着簇新粗蓝布棉袄裤，脚上套着一双爬山虎，手中拿着一个破畚箕，装着满满的灰土，大踏步出门来，随手往墙角雪堆里一倾。一回身，看见隔壁门口站着个老头儿扶着扫帚，满面诧异的望着他，他立刻把破畚箕向破门内轻轻一抛，走过去向着老者叫道：“大伯伯，你还认得么？我就是打猎的高某呀。”

这老头儿瞪着眼，颤巍巍的走近一步，向大汉看了又看，忽然回头大叫道：“这可了不得！七八年不见的高家侄子回来了，你们快出来呀！”

这一嚷不要紧，立刻从两边破门破户里，挤出了许多男女老少，奔过来把这大汉和老头儿两个人包围起来，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喧扰不清。这时大汉趁势就向众人作了一个罗圈揖，朗朗的说道：“高某在七八年前进山打猎，逢着一个父亲的老友，当天带我到外省去做事。因为去得

匆忙，来不及回来同诸乡亲告别，承诸乡亲不以为意，反替我照顾这间破房子，心里实在感激得说不出来，只有在这里谢谢诸位了。”说着，又向众人打了一躬。

这时候，就有几个他父亲生前的老友，同几个他小时候作伴的近邻，走进来问长问短。他就邀着他们到他的破屋里边坐，众人就跟着他到了屋子里边，把这屋子挤得水泄不通，门口兀自塞满了人。

众人看他屋里，已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张破床上放了一个没有打开的铺盖卷儿，和一个大包裹、一把雨伞。从前打猎的家伙一件也没有了。就有人问他，这七八年在外边做些什么事？他说：“无非做点小买卖，有时帮人做短工，混了几个年头，也没有什么出息。现在回到家乡，也不愿出外去，也不愿再打猎，情愿在近处替人家做个长工，混碗饭吃就得。今天从官道上走回来，天还没有亮，又是大雪的冷天，所以不敢惊动乡亲，先把这屋打扫打扫，不想头一个就看见这位老伯伯了。”

这时头一个见到他的老头儿，因为人多语杂问不上话。此时他也跟了进来，好容易得了说话机会，就紧接着他的话，颤巍巍的指着门口倚着的长竹竿，向他说道：“你走回来，怎么还扛着这支撑船的长竹竿？”

他听了这话，似乎一楞，然后笑了一笑，含糊的对他说：“这是一个撑船的朋友，暂时寄在我这儿的。”

从这一天起，他时常买点酒肉到他父母坟前去祭奠，就把祭奠的酒肉，请左右邻居一同来吃。有时候村里有用力气的事，他没有不争先帮忙，而且他的力气也大得异常，往往七八百斤的石头，两三人扛不动的，他一人扛东西，轻如无物。而且人还和气非凡，所以村中的人们，没有一个不说他好的。可是他来的这一天，村中沸沸扬扬，传说了一桩不可思议的怪事。

因为这一天，城内有一人，大清早来到下灶，办一桩要紧的事，出了县城，船也舍不得雇，就官道上踏着一尺多厚的雪，一脚高一脚低的走了去。这时东方呈现鱼肚白色，映着一片漫漫的雪地，倒也四面朗澈，比平时格外的明亮，可是这般长的官道，也只有他一人踽踽独行。他走着走着，出城不到两里路，忽然向前一看，诧异得几乎叫出声来。原

来他走的这条雪路上，一路都有两个并着的脚印，起先他并不注意，以为也许有人比他起得更早，走在前头。后来一路走过，都是一样的脚尖印，没有一个印着足跟的。最奇怪的，是头一个脚尖印到第二个脚尖印，相隔足足有五六丈远，一路过去，都是一个样子，用尺来量，也没有这么准。再一直望前看，也是一式无二。

他一面走，一面想：天底下那有用脚尖并着走路的人？也没有这么长的腿，一步就有五六丈远，就算他纵跳如飞，从来也没有听过能跳得这么远的。而且要进一步不停的接连跳过去，一样的尺寸，一样的脚尖并着，一直跳了好几里路不改样子，无论多大能耐，也是办不到的。他越想越奇怪，奇怪得有点害怕起来，不敢往前走，深怕这个怪物在前面等着他。幸而回头一看，路上渐渐有人走过来，他就指点着奇怪的脚尖印，向后面走近来的人，连比带说的叫人来看。

绍兴的人们本来迷信很深，略微有一点奇怪的事，每每附会到神鬼上去，何况是有凭有据，亲眼目睹的事情。经这个人连比带说的说了一番，有的说是开路神走过的，也有的说是僵尸跳过的。这时候天已大亮，两头路上走的人，络绎不绝，早已把一路洁净的雪地踏得稀烂，要查考这个怪脚印的来踪去迹，也无从查考，而且这般迷信，大家只管疑神疑鬼、罚咒，也没有打这个主意。一忽儿，这个怪事传到下灶，又经看见的人添油加醋的一说，格外神乎其神，弄得一村的人沸沸扬扬，议论这桩怪事。但是这个怪脚印，究竟什么一回事呢？作者也要卖一个关子，打一个闷葫芦，略待后文交代。

现在且说打猎的高某回来不到几天，恰值吴壮猷中了秀才，壮猷的母亲也一样敬神祭祖，不过没有像现在中举的热闹罢了。这时吴家正缺少一个长工，本村的人就把高某荐了进去。壮猷一看他，长得伟岸雄壮，声若洪钟，虽然仍旧农家装束，与从前打猎时候的形状，迥然不同。试了几天工以后，见他举止沉着，勤奋异常，非常合意，尤其是这位娟娟小姐，引证柳庄麻衣的相术，说他虎头燕颌，干城之相，这样一来，上上下下格外另眼相待。直到壮猷中举开贺，已经在吴家过了两个年头，日子一久，吴家知他诚实可靠，一切粗细的事务，推心置腹的交他经营。这位高司务简直像吴家的总管一样，所以壮猷中举开贺的一天，他忙得不亦乐乎。

这一天，席散送客，已经日落西山，有几个路远的亲眷，吴家殷情款留，重新细酌谈心。恰巧这几天是月到中秋分外明的时节，一轮皓月早已拥上庭梧，壮猷豪兴勃发，就邀几位留宿的亲戚们，移席到厅旁一座三面开窗的小楼上，来一个举杯邀明月。

这座楼三面都开着窗户，正对着金鸡、玉虬两座山峰，所以楼窗口挂着一块匾叫作对山楼，平日为壮猷静读之所。琳琅四壁，雅洁无尘，高司务早已指挥下人们，在窗前一张红木八仙桌上，布置好时馐佳果，壮猷就同这般亲戚们上楼来，揖让就座，洗盏更酌起来。这时首座有一位壮猷的长亲，道貌岸然的说道：“室雅何须大，像蘊之这样俊雅不群，方不负此雅室。”

又有一位鬓发苍白的老先生，先重重的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说道：“现在城内的富家子弟，把书房装饰得精致绝伦的很多，可是缥缈万轴，也无非是表面的装饰品，还不是终日斗鸡走马，何尝到那精致的书房内，静静的用一回功呢？要像我们这位老侄台下帷刻苦，真可算得凤毛麟角了。到底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所以这次秋试一举成名，将来蟾宫折桂，衣锦荣归，也必定稳稳的捏在掌中的了。”这样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转弯抹角的，把壮猷恭维得不知所云。

壮猷正想谦逊几句，忽然坐在隔壁有一位，结着曲蚓小辫，穿着二蓝茧绸夹袍子的一个冬烘进生抢着说道：“读书人到了三考得中，才算有了交代，但是谈何容易？一要祖宗积德，二要自己用功，最要紧的，还需风水好。我们绍兴文风之盛，全在山明水秀上。当年上辈传下来，倘然城内龙山上面的魁星阁上发现红光，照澈全城，这年必定出个状元；倘然这儿的金鸡、玉虬两座山上，发现两道白光，直上霄汉，这年必定有个将星出现。原来红光就是山川发越的文气，白光就是剑灶内的剑气，这是应验不爽的。今年魁星阁上的红光，听说城内已经有人在半夜里看见过一次，或者就应验在我们蘊之老弟身上，也未可知。”

经这位一说，格外把壮猷窘得如芒在背，幸而首座上，道貌岸然的这一位，老气横秋的来了一句：“齐东野语，姑妄听之。”总算为壮猷顺了一顺气。可是隔壁座上这位曲蚓小辫，原是个风水先生，研究堪輿之学，颇为有名，自以为这一番话大有道理，对于首座这一句断语，大

不服气，还觉得有点暗含着说他恭维不得体，越想越不是味儿。正想引经据典，来一番辩正的话，忽然墙外一阵喧哗，好象有无数村男村女在门口嚷闹一般。这阵喧哗过去，又听得窗下有一个人，长叹一声，似乎还听得他说一句：“彗星扫野，剑气腾霄，正是我辈一献身手的时候了。”

壮猷听得，似乎是高司务的声音，就立起身到窗口俯身一看，看见梧桐树下有一个长长的身影，背着手正在来回踱步。壮猷朝下问道：“是高司务吗？”这个人听得楼窗口有人问他，仰着头说道：“少爷，要添酒吗？少爷看到这颗怪星了吗？”

壮猷抬头一看，一轮皓月之外，星光万点，与平常一样，何尝有什么怪星？正想再问楼下，忽听背后有人唤着他的号连声说道：“蕴之，蕴之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！怪呀，怪呀！”

他回头一看，席上一个人都不剩，满聚在那一面的窗口，各个仰着头望着。他走过去探身一看，果然西南天角上有一颗大得异常，赤如火苗的怪星，在天上闪闪发光；而且细看起来，光芒分射，支支可数，宛如扫帚一样。其中另有独出的一支，光芒形同箭竿，远看去，射出来的光芒，足有四五尺长。

此时一轮明月，偶然被一块浮云遮盖，这颗怪星越显得光夺日月，仿佛半天里悬了一具极大的红灯，把满天的无数小星弄得暗淡无光。这时楼上的一般亲戚，又颠头簸脑的各抒怪论起来，壮猷也不去理他们，兀自倚着窗槛，望空出神。心想这种彗星，就是古人所说“搀抢”，又叫“孛星”。照历代的史实，发现这种彗星绝非吉兆！现在西南各省，正在闹天地会、哥老会的时候，朝廷的官吏又腐败不堪，恐怕不久就要大乱。想起父亲宦游万里，还没有接到平安复信，心里顿时忐忑不安起来。

正在痴痴驰想的当口，忽觉得后面有人把他衣襟一扯，回头一看，高司务已立在他身边，低低说道：“时候不早，少爷同诸位亲戚老爷们，早点安息吧。”

壮猷回身，皱着眉向几位亲戚说道：“这颗彗星果然来得奇怪，恐非国家之福，父亲远在云南，实在放心不下。”

众人看见壮猷记挂父亲，满面愁容，也就无心畅饮，草草终席。壮

猷陪着他们下楼，请他们分头在客房安息，自己就到后面向母亲妹妹说明究里。哪知陈氏同娟娟及一般留住的女眷们，也因为看到这颗怪星，想起云南的丈夫，又想起明年同儿女到云南，不觉眉头都起了个老疙瘩。壮猷看见母亲愁闷，不敢再说什么，反说父亲见识比我们自然高得多，好在不久就有回信来，父亲一定有指示我们的话，何必因为这颗星，就无缘无故的担忧呢？

正在微微解说的时候，一个老妈子进来说：“高司务请少爷出去说句话。”

壮猷想今天事多，高司务或者有请示的地方，就立起身来，对娟娟道：“时候不早，妹妹请母亲同几位亲眷们，早点安息罢，我出去料理料理，也要睡了。”说罢，走了出来。见高司务立在院子里等着他，就向高司务说道：“你忙碌了整天，也早点安息罢，有事留着明天再办不好吗？”

高司务微笑着轻轻说道：“少爷体谅我，可是有一位客人不肯体谅，要我伺候着他呢。”

壮猷听了一楞，说道：“前面客人不是都已安睡了吗？”

高司务接着说道：“不是这几位客人，这个人也许还没有来呢。”

这样一说，壮猷越摸不着头脑，高司务又轻轻的说道：“少爷可以睡了，房内不要点着灯，我就在少爷房门口坐着，倘然外边有点奇怪响动，千万不要出来，也不要高声叫唤。”

壮猷虽然听得离奇莫测，知道他素来诚实，今天他这一番话，必定有他的用意，可是说得太突兀，不能不问个水落石出，才安心。于是一面向外边厅屋房里走，一面问高司务道：“你此刻说的话，我一点不明白，究竟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
高司务说道：“到了少爷卧房里再说。”

第二回 游戏出风尘 韬榭藏珠何妨厮养 恢奇共樽酒 筠帘梧院小驻豪踪

原来壮猷卧室，就在厅旁山楼底下的一间屋子里。这座小楼，本来

只有两楼两底，楼上作为书室，两间打通，较为宽敞，楼下分内外两间，壮猷将内间作为寝室，外间空着，略微布置一点古玩字画，恰也幽雅非凡。这时壮猷在前，高司务在后跟着，业已走到门口，高司务抢先一步，打起湘帘，让壮猷进去，然后跟着到了屋内。看到那里间外间都点着红烛，高司务先将古铜烛台上的烛花，剪去了一些，屋内顿时光明。壮猷就向琴台上的椅子上一坐，抱着膝，静等高司务说明说明。

这时一轮明月依然照澈大地，满院子梧影参差，好象浸在水里一般。高司务且不说，走到窗口，抬头向四面一望，然后掩上窗门，走到壮猷面前站着说道：“从前我在外省混了几年，对于江湖上的门槛略微知道一点。今天厅上款待众亲友的时候，大门口挤满了人，我偶然一眼看见人丛中，有一个摇串铃背药箱的过路郎中（南方大夫叫郎中），生得獐头鼠目，两只骨碌碌的贼眼，向厅上瞧个不住。

“我以为这个过路郎中，虽然有点道路不正，偶然息脚脚，瞧瞧热闹，也是有的。后来我出去招待众亲友船上的船夫吃饭，这个过路郎中仍旧在门口左近，向一个本村人打听咱们家里人口多少，做什么官，我就留了意，知道这类走江湖的郎中，大半同线上朋友有来往的。我们虽不是真真富厚之家，可是在这个村子里，总是独一无二的大家。何况老爷在外做官，谁不知道？容易被这等人窥觑，也许这个过路郎中是来探道的。

“那时心里虽然这样想，究竟也没十分把握，可是终放不下一颗心；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我又到咱们屋外看了一遍，果然被我寻到这点证据。就在这个对面楼墙外，不高不低的画了一个很小的白粉三角形，角尖朝上。这处墙外本来是僻静的地方，墙内恰巧一株梧桐树的枝条伸出墙外，从墙上进来，既可蔽身又可垫脚，原是最好不过；而且他们留下的记号，也有许多讲究。

“他们的黑话，画记号叫作定货，一方面晚上可以认清进来的地方，一方面倘然同道路过看见记号，就知道已经有人定货，可以不必再进来，免得伤了同道和气。至于他们的记号，一路有一路的样式，也记不清许多，不过这个三角形尖朝上的记号，知道是他们里边资格较深有点能耐，能够独来独往的一种标志；次一点的，角尖朝下，最下等的，随便画个圆形圈，那就是撬门挖洞的劣等货。今天这个贼人，虽然有点

能耐，我自问还克得过他，绝不叫他动咱们家里一草一木去。少爷用不着担惊，尽管照常安睡好了。”

壮猷听了他这一番话，真是闻所未闻，倘然高司务所料非虚，也许此刻贼人就在墙外。想到这儿，觉得毛骨悚然，窗外梧桐叶被风略略颺动，院子里月光花影略略参差，都疑心到贼人上去。高司务看他变貌变色的神色，知道他是个文弱书生，年纪又很轻，没有经过风浪，就安慰他道：“贼人来的时候，差不多都在子时左右，此刻还早呢。横竖您一点不用担惊，交给我办，绝没有错，你安睡吧。”

三番五次催他睡，壮猷坐在椅上总不动身，沉思了半晌，向着高司务说道：“你虽身高力大，贼人也许带有利器，也许不只一个，趁这个时候，咱们把人都叫起来暗暗的埋伏起来，把他捉住送官究办，不很好吗？”

高司务听得连连摇手道：“我的少爷，千万不要大惊小怪，贼人是要偷点值钱东西，不是来要命的。再说为一个毛贼弄得大动干戈，也犯不着，万一不来，岂不是一个大笑话？”他虽然这样说，可是壮猷不轻信，依然东张张，西望望，弄得草木皆兵。这样耗了许多时候，高司务看他这份稚气，懊悔不该预先对他说出来，这样两个人耗着，反要误事。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向壮猷道：“少爷，外边有钱串子存着吗？”

壮猷道：“什么也没有，里间床下就有二十几贯钱存着。”（昔时都使用铜钱，南方一钱为一贯，用麻绳串成）边说边往里屋走去，指着床下叫他去，说道：“这几十贯钱，原是今天开销剩下的，你说这个，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高司务笑道：“就用这个钱同贼人开个玩笑，可以打发他走路，下次不敢再到我们村子来纠缠。”说罢，就俯身把床下二十几贯钱，一齐擦在身上。走到外间，又都堆在一张琴台桌上，又把古铜烛台的残烛取下来，换上一枝整的点着。布置已毕，走到窗口开窗一探头，又随手把窗虚掩上，回身看见壮猷立在里屋门口，痴痴的望着他。高司务走过去，悄悄的说道：“此刻决近三更，那个话儿也许快到来，您既不愿睡，在暗地里悄没声息儿瞧着，取个乐儿，倒也不错。”

这时壮猷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可也料到几分，知道他不是